

# 弘扬乡土文化 挖掘地方史实

## ——读裘国松新作《百代苍茫》——奉化历史人物略述

□凌金位

“这些资料他是从哪里挖掘出来的?”

手捧奉化文史裘国松的新作《百代苍茫》展读,读到《黄岳渊:民国才女张爱玲的“贵人”》等篇什时,我不禁自问。略一思忖,耳畔响起宁波作家赵柏田的一句话:“没有一阵神秘的风能促成一本书,靠的是内心的支撑。”

这些年来,裘国松通过孜孜矻矻地努力,在探究奉化人文历史领域已经达到了“登上厅堂,进入内室”的境地,遍布奉化角角落落的人文历史犹如漫山遍野的璞玉浑金,裘国松轻轻挥动手中的鞭子,那些璞玉浑金陡然地受到了点化,变成了充满生机的光芒万丈的真金真玉,在天光下熠熠生辉。

裘国松的新作其书名何谓《百代苍茫》?为什么不叫《百年苍茫》呢?通读了此书方知:百代意谓百世,亦即此书叙写了一千多年来发生在奉化境内的一些人文逸事。此书开卷关乎裘国松之始祖——裘甫。裘甫(?—860),剡县(今嵊州)人,唐末浙东农民起义军首领,公元859年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坚持战斗七个月,沉重打击了唐王朝在浙东的统治。裘国松出于对先祖的崇敬,对这个人物的后裔迁徙作了翔实考证。此文可作为宁波裘氏后裔慎慎追远的参阅文献。比裘甫晚若干年的农民领袖黄巢与奉化也颇有缘分。根据他的考证,黄巢起义期间曾到过溪口境内的大海岭小海岭,兵败之后起初出家洛阳南禅寺,善终于明州雪窦寺,成为雪窦开山第一祖。

在此书中,裘国松大书特书了唐末五代的布袋和尚。布袋和

尚,名契此,浙江奉化岳林寺僧,幼孤,八岁时由奉化长汀农人张重天收养。长大后,入奉化大桥重天收养。长大后,入奉化大桥岳林寺出家。此公头大腹鼓,出语无定,寝卧随处,常常杖荷布袋,四境化缘。关于契此和尚的神奇故事,流布甚广。前些年,我曾经在一位籍籍作家的小说中读到布袋和尚的《插秧歌》:“手把青秧插福田,低头能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成稻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当时,孤陋寡闻的我尚不知布袋和尚乃奉化人也。读了书中的《布袋和尚:济世救民于奉化沿海》,对此公有了全景式的了解。裘国松对布袋和尚的讲述,让我回到童年,仿佛在聆听一位长者讲那些暗淡了刀光剑影的尘封往事。

桐庐作家陆春祥曾云:“阅读需要有偏好。有时我觉得越偏越好,偏了才能深入,深入才能广博,在深入的里面广博,说不定读着读着心得就出来了。如果挖一个很大的池塘却不见一滴水,还不如挖一个洞,深深地挖,就变成一口井了。”

毋庸置疑,陆春祥的这段读书心得在裘国松身上得到了反复应验。蒋中正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,裘国松在过去对他有大量的研究,并以文字的方式集结在他的另一本散文集《从故乡到异乡》。在《百代苍茫》这本书中,裘国松不再囿于对蒋中正的考证,而是通过他的生平事迹衍射开去,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蒋介石的祖先蒋宗霸(溪口蒋氏祖先、布袋和尚弟子)、蒋浚明(官居二品的蒋介石先祖),还有蒋介石最敬重的私塾老师毛思诚(一个有思想、有良知、对蒋贡献最大的老师)。毛思诚故居依旧完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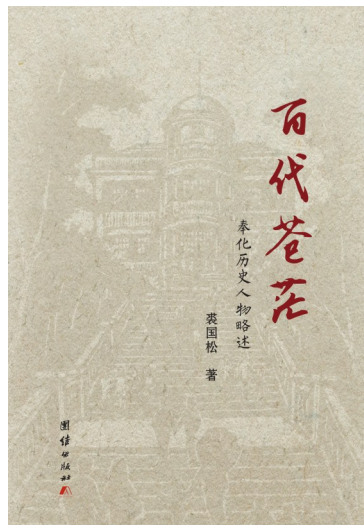
地屹立于溪口岩头的锦山秀水之中。伊人已去,唯有古月照今尘。读罢毛思诚,我真想去岩头观瞻毛思诚祖居。张家瑞是蒋介石17岁时就读于凤麓堂时遇到的恩师,在筹建黄埔军校时,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工作,后又参加过北伐战争。历史没有忘记这位有功于国家与民族的旧民主革命先驱,他是奉化人的骄傲。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审读,我想不是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人断然接触不到这类稗官野史的,而裘国松给我们端上现存的色香味俱全的盛宴。

我很喜欢书中第二辑中的《果如大和尚“缘结”慈禧和蒋介石》与第四辑当中的《明清奉化籍的翰林》。文章中所提及的“竺麟祥”这个名字我记忆如昨。2007年3月,我去栖霞坑观光,在栖霞坑的一个古祠堂的板壁上遇见了“竺麟祥”这个名字。那是一张严重风化的“捷报”,上书:捷报 京报 贵府大老爷 竺麟祥 应甲辰恩科会试中式第一百二十五名进士。竺麟祥何许人也?当年通过网上搜索,仅仅捕获一瓣半爪的水草而已,无法满足求知欲旺盛的我,而裘国松的两篇文章,让我对“竺麟祥”这个人物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:竺麟祥,奉化溪口董村人,被尊称为“奉化最后一位进士”……

不是望着自己鼻尖生活的都知道,当下媒体十分发达,随便摊开一份报刊杂志,各种被称为“文章”的印刷物会肆无忌惮地扑入你的视线。然而,以我的眼光看,绝大多数文章其词汇贫乏到蕞尔之微,句法亦疲沓不振,加上写手们庸碌的思想、懒散的大脑,中华方块字的活泼大气、丰盈凝练,被他们蹂躏得不成样子矣。他们乐此不疲地码字,殷勤复制,见诸报端期刊,已经深深地消蚀国人的精神,伤斫中文的元气,真是罪不可道。

然而,裘国松的文章却令我青眼相看,读其人文文章我会感受一股淋漓的混元之气。他的诸多文字是一种“雅化”了现代文字,具有民国初年的大家风范。在遣词造句方面,深深地打上他个人修养、个人学识的烙印。

“溪边的村落,处于群山环抱之中,地势北高南低,依山面水,是藏风纳水的理想之所。溪流潺潺向东,村庄临溪依山而筑,层层叠进,形成了独特的人文与自然互为呼应的绝佳环境。”这是他在《海溪单氏真文士》一文中对海溪美景的赞叹。“这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桥,突兀溪潭的两块矶石将合之间,那一弯小巧的石拱,躬身相卧。桥上古



木垂荫,桥下刻水清绝,幽雅僻静,天趣自成。”那是他在《剡溪侧畔四名入》一篇中用诗性的、唯美的文字对溪口文昌阁畔小桥的描述。

裘国松的文字苍劲古朴,炉火纯青,当然是有渊源的。我在《剡源风流说名士》章节中似乎找到了答案。“秋深阳暖,恰逢年休假居家,我锁在家里重读浙江知名地方志《剡源乡志》。纸上剡源,令我心思飞翔;于于于史,皆大受裨益。回想十余年前,在一个文保单位一隅,我初读了百年前的《剡源乡志》清代古本……”

由斯观之,他是一个将节假日倾注在古书的现代文士,他对古书的钟情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。我还得知,裘国松先生的太公清末教书,曾给县老爷做过三年师爷,裘国松的父亲28岁当奉化档案馆馆长(49年后第一任),有了基因的传承、书香熏陶,再加上后天几十年如一日埋首于古书的虔诚,自然能写出一手集清新、高古、华美于一体的文章。诚如一位作家朋友所言:“古人云:气盛则言宣。这个‘气’,指的就是作家的精神高度、审美境界和心理状态。只有具备了某种信仰,作家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自信,产生一种高屋建瓴式的冲动,由此而选择一种自己所喜爱的、能与自己的审美境界、价值取向相适应的语言风格。”我深信裘国松是一个有精神信仰、对自己有高标准严要求的文士。

照理,裘国松已年逾五旬,大抵是一个身宽体胖、脸如银盆的富态中年男子。然而,我从《百代苍茫》扉页所附的作者简介上看到其人面庞依旧清瘦。我暗暗寻思:这个守护奉化人文历史的家伙是被书吃得这么瘦的!想想也是,古时书生没有几个是胖的,像裘国松那样坐拥书城的人,是不应该胖的。胖了,就对不起书生这个称号喽。



们如释重负,一年多的辛苦没有白费,终于为家乡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《翔鹤潭》一书共印450本,村民每户一本,在外地工作的翔鹤潭籍人士每人一本,在杭州工作的省作协副主席翔鹤潭人的外甥王旭烽看后说,这是典型的乡土文学,家乡味十足,写得很好。

## 读书活动

### 《吉祥时光》

雪山:那个叫“吉祥”的小男孩生活在1948年到1957年的北京,对中国人来说,那可真是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大时代。这个大时代落在一个小孩子眼里,经过一颗稚嫩心灵的过滤,那差不多是从大海中捞起一滴水,从整个冬天采撷一朵雪花。然而,在一个老到而“狡猾”的作家笔下,一朵轻盈的雪花足可托举起整个沉甸甸的冬天。张之路先生有着精准的记忆力,仿佛那个叫“吉祥”的小男孩始终活在他的身体里,他自始至终都是用吉祥的感官去听、去看、去体味。

文学一角:《吉祥时光》有着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的简洁韵味。它体量虽小,描摹的人物却为数众多且个个鲜活。吉祥家是家道中落的

大户人家,所住院子甚大,困顿之后就出租房子,因而他见识的人就分外多些。除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,还有租客日本女孩幸子、发明家老先生一家等等;又由小院扩展出去,进而描摹了他身边的邻居以及他在幼稚园和学校遇到的老师和同学……张之路先生写人物,擅长抓点睛处,往往寥寥数笔就把一个人写活了。

愤怒的小鸟:《吉祥时光》文风冲淡平和,始终充盈着一种诗意的温情的气息。它是个体的童年回忆性书写,却并不属于个人的怀旧式的惆怅回望,它试图捕捉住在飞速流转的时光中那些遗落的美好,那些童年的真趣,和今日的孩子一同分享、一同品味、一同守望。

### 《大地情书》

小品文:翻开谢德新先生的《大地情书》,直感清风迎人。这样的阅读感受一如作者笔下淮河的桃花汛,字里行间饱含着春天的气息。正如作者在《后记》中所写,“大地有育万物之情,给生灵提供在虚空宇宙立足之情;大地本身又蕴藏万物,包含万物;俯仰而瞰,万物与大地已合而为一了,变化万端成为人们探索、遐想的无穷奥秘。西方远古的希腊神话和东方神圣的佛陀传记都这样神化大地,人们难道不应献给大地一丝情思吗?哪怕是几句空泛、肤浅的赞美,微不足道,略表心意而已。”这部情怀浓郁的散文小品集《大地情书》,正是作者献给大地的深情厚谊。

万物:作者谢德新先生现居北京,皖西小镇是他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故乡,正由于此,作者对皖西小镇的记述承载了深厚的情感内涵。“家乡”与“故乡”虽只一字不同,拨动的心弦却往往有迥乎不同的音色。大致说来,“家乡”是“家”所在的地方。“故

乡”则是“家”曾经所在的地方。人与“故乡”之间存在时间、空间与心理上难以克服的距离。因此“故乡”的人情物事,在思乡的人那里是仿佛伸手可触却又“望而莫接”。因此“故乡”在文学作品里多是美丽而惆怅的。海德格尔曾说,“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,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。”谢先生是一位作家,他的作品自不必说,娓娓道来的语言隽永舒缓,给读者以莫大的审美愉悦。

知音:“偷”固然不属于纯然的“美”,但在文章的结尾,作者写道:也许因为偷,加深了市民和农民的感情,农民赶集上店累了,在谁家门前歇歇,市民会搬个板凳给他坐,渴了送碗茶水,如有冷遇,记恨在心,在“扯秋”“摸秋”时会倾力擒拿,报这一箭之仇。如此真诚的感情,似乎已远远超越了“美”的范畴。又或者,这个“真”是否也是一种美?且比一般意义上的“美”还具有更高的价值。这个真与美的关系问题,读者心里应该早有解答了吧。

欢迎读者朋友登录都市奉化论坛 <http://bbs.fhnews.com.cn/> “全民阅读活动”参与读书话题讨论,进行网上互动。

## 三味书讯

### 《图说敦煌二五四窟》

作者:陈海涛 陈琦  
出版社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出版时间:2017年11月  
定价:96.00  
推荐理由:

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,至今仍有492座洞窟存留壁画及彩塑。本书旨在以北魏时期的第254窟为例,引领观众深入了解敦煌石窟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成就。

在以历史叙述的方式铺陈了254窟开凿的时代背景之后,全书从细读254窟南北两壁的壁画入手,有序地循着窟内空间展开,结合建筑形制与壁画、彩塑内容,对石窟的营建和构思作了整体解读。作者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,可以超越一般常见的知识性介绍,使读者和观众更深层次地领会这些图像背后的精神与义理,更具体地体验到敦煌石窟艺术创作者高超的技艺与匠心。

### 《虎啸龙吟》

作者:常江  
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  
出版时间:2018年1月  
定价:48.00  
推荐理由:

曹丕死后,司马懿复出,继续辅佐曹叡。他与诸葛亮在六出祁山的较量与博弈中相知相惜。五丈原秋风,一曲梁甫吟。他彻底战胜了毕生最为强大的对手,却对着飘渺的棋局失声痛哭。

在他的垂暮之年,魏国主幼臣庸,他忍辱负重,最终平定了魏国内乱。他的一生有保国安民的丰功伟绩,也有残酷险恶的明争暗算。他功过两奇伟,智谋冠天下,奠定了结束乱世的基础。

《三味书讯》由三味书店提供



## 他们为家乡写了一本书

□陈大甫

几年来,家住奉化城区的三位老人任永利、黄志军、黄贤铮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着一件事,要为家乡写一本书,让这本书来见证家乡曾经的繁华,并告诉后人,在获得新农村建设带来硕果的同时,也应该留住乡愁。

他们的家乡裘村镇翔鹤潭村,地处裘村峻壁溪下游,这段河道又称翔鹤潭江,距入海口象山港石沿水道4公里。清雍正三年(1725年),奉象客货渡运航线的船埠由马头渡移到他们村,接着又开辟了至象山县西周、淡港、黄溪、墙头四埠,连原来的西沪港陈山渡在内共有5条航线。此后,翔鹤潭从一个宁静的海边小村嬗变为繁荣的临港商埠并且持续了245年。他们说,翔鹤潭旧时每天可见潮涨潮落,船进船出,老街的商铺、道头上的货物,处处人来人往。一幅幅灵动的画面,仿佛还在眼前浮现,喧闹聒噪之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。1970年,出海口筑起横江大坝,建成七洞峡闸,翔

鹤潭江就成了内河,商埠的景观从此消失,延续了几百年的生活和生产方式,也在他们这一代人中改变。现在他们都进入了老年,却时常回想往事,真想写一本书把这些记录下来。

几年前,奉化日报上刊登了《丝路古埠翔鹤潭》一文,引起了翔鹤潭村民的共鸣,也点燃了他们心中要为家乡写一本书的欲望。徐银山、任永利、黄志军、黄贤铮等四人组成写作小组,开始收集材料、拍摄照片,着手撰写。由于徐银山老人(曾任莼湖区委副书记)染病住院,编写计划搁浅。后老人病故,他在病重期间嘱托任永利等三位,一定要完成《翔鹤潭》这本书,为古埠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。就这样,他们定下写作方案,正文拟分商埠翔鹤潭、文化翔鹤潭、景观翔鹤潭三个板块,共五十余篇,于是分头撰写。

他们虽都是地地道道的翔鹤潭村人,但真要写起来感到困难很多,如有关商埠的起源与早期成长发展的历史,因得不到更期

实的资料,只能参照《光绪奉化县志》《光绪忠义乡志》有关记载进行编写。而对明代以前的航埠历史,民间虽有不少传说,但缺乏相关史料作依据,也没有发现可作佐证的相关实物,因此不能杜撰,有待后人发现补充。对遗留村中的商埠旧迹(道头、锚地、货场、老街),通过回忆、走访、核实,确定其真实性后方动笔,尽量还原其原景原貌。对建国前后的那段商埠历史,则按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来写,不加油漆雕,做到实事求是,要经得起乡人村人的检验。这样紧张忙碌了一年多,书稿写作才告完成。对他们来说,写文章不是强项,要找出那些被时间厚厚覆盖下的被称作“历史”的东西,并一一甄别就更难了,这需要足够的耐心、细心和坚持。任永利说,有时为了查对一个时间、寻找一个人名、核实一个数据,要翻志书、访实地、问老人,他们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心力。编写过程中,他们得到了翔鹤潭村党支部、村委会、老年协会和村民及裘村镇文化站的大力支持。看到书稿即将付梓,他